近世名家小品文鈔

上

E 44
384

明治十年八月新鐫

川田甕江先生閱　土屋榮編

近世名家 小品文鈔

醉香書屋藏版

B 23475
0004324208

小品文鈔序

簡堂羽倉先生喜小品文。曰草文宜以烏絲欄紙半葉為度。過此以往將少味。而侗庵劉博士課諸生以長篇。曰文不滿千言。不足觀焉。二氏皆碩儒。乃所見相背馳。豈非其好尚之偏使然耶。以余視之。文

佐藤一齋
祭亡妹阿佐登文　坂井虎山
〇雜著
示塾生　柴野栗山
龍吟　松崎慊堂
食喻　篠崎小竹
水喻　齋藤竹堂

近世名家小品文鈔卷之上

東京　土屋榮　編

序

續雪花圖說叙　佐藤一齋

空林枯木。一朝而華者。雪也。玉樓銀臺。一夜而成者。雪也。人皆知其為大觀可賞。而不知其把翫細視。亦有妙趣存焉。古河侯嘗當冬日。採雪片諦觀之。均是六出。各具辦蘂。形狀不一。如萬花之有各種。後每雪必収而觀之。愈多愈奇。於是。有圖說之編。頃又著續

鷗外藏書

之文浩然博。雜然駁。荒荒然不見其端倪。天子期以宰卿之器。儒者許以經緯之才。術士擬以權謀之雄。佛氏待以解脫之祖。道士醫人。書畫者流。無不咸謂吾曹之師也。豈不以其淡然無心不可測度。如雲與水哉。東坡作文。自云猶行雲流水。余謂舉其一世。亦猶行雲流水。然而雲能致雨。水能育物。均之洽澤無窮。而東坡之澤何在。曰行雲耳矣。流水耳矣。余唯取其可愛可翫爾。余持此論久矣。中井乾齋著東坡外傳。乞余一言。乃題之卷端。

昌谷精溪曰。此篇叙事模汪尭峰。怪誕奇偉驚人。
大槻磐溪曰。此行實甫終没于三宅海中。縣令南溪之録詳記其実。且能尽其平生。足与此篇相発。因附記于此。點視之者。二名樽夫三名實甫亦在救中。痛豈可言哉。實甫名信。号寒緑。會津人。状貌古怪。如金剛神。精経史文。善

送松本實甫序

川北温山

吾黨論卓落慷慨之士。必推實甫。實甫會津人。夙游于昌平黌。學成就仕。不得志於有司。年垂五十。而未畜妻孥。一條槍。一簏書。居常囂囂。客至輙置酒論兵。遠謀奇策。卓然出人意表。每聞海國有外夷之警。奮然搤腕曰。予往焉矣。嘗講兵於北邊。遂跡蝦夷不毛之地。西游於長崎。躋雪乎阿蘇嶽。歷南紀四州而歸。歲之三月。羽倉縣令。航於八丈洲。撫居民。議海防。文武之良皆願從事焉。實甫曰。予往焉矣。乞予言。予曰。

鐵鎗性嗜酒醉後每
吟文山正氣哥自少好
遊東入蝦夷西極肥
薩名嵩巨浸搜討
殆徧焉至作往矣
為痛快
殆尽巡嶌命下躍歸
請從其如刹嶌如式寧
每必向舟唱知而所適
在別舟則有此变時
年五十一

子當平世。不忘亂。似矣。抑縣令從事。非子之宜。八丈之治。非子之任。遠謀奇策。不施諸北邊郷里。而試諸南海無人之境。抑何說耶。會津侯賢明。子不從事於此。而遠從彼。又何耶。實甫曰。安知不南顧之為北顧。今日之卷懷為異日之施用哉。予往焉矣。序以壯其行。

送岡永世襄序　安井息軒

唯無家也。故四海無非其家。唯無財也。故萬物無非其財也。人皆營營而我獨晏晏。人皆戚戚而我獨悠悠。意適則止。興盡則去。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心。世襄之於斯世。何其綽然有餘裕也。予與世襄交二十年。觀其所遇。昔劇而今閒。昔羸而今健。昔富貴而今貧困。今之勝於昔者二。豈非以其勞於形而逸於心邪。而杖履所到。文人韻士爭延之。相與哦詩揮毫。品水評山。欣歡暢適。不知飢寒之迫。其後則其一者亦不足為世襄憂宜矣。其能超然於事物之外也。甲寅七月。世襄從關西來曰。與子別三年。請竭一夕之歡。予喜其淡於名利。而厚於故舊也。援而止之。而世

不携乎。河君孔陽書名噪海内。一時貴顯封侯。争聘競迎。日不暇給。方其見請也。必皆鋪方丈之華氈。磨麝劑之隃麋。具精良之彩毫。則筆不必用携也。但絹紙累數百。揮灑不休。故卒迫之際。語或雷同。又不能悉諳。書雖佳。猶未也。乃者孔陽自纂古人成語。為陸局。以代腹笥。名曰墨場必携。以待索者之需。属余叙。余受而攤之。有箴銘語。有頌賛語。有綺語。有情語。有警語。有壯語。有臺閣雄麗語。有江湖風月語。凡可以為卷幅。以為聯若匾者。無求不有。何其便也。於是筆可不携。而茲編則不可不携。謂之墨林之斧斤。硯田之耒耜。可矣。抑夫斧斤耒耜。其用止於一人。如茲編則我用之而有餘。使人用之而不盡。其恵於墨林而澤於硯田也亦多矣。是可鐫也。乃漫引之。

山陽詩鈔序　　篠崎小竹

詩文之盛衰亦氣運也已。其自盛而衰。因循陵夷。人不之覺焉。及才學絶特之士一出。其間奮勵揮霍。洗除舊習。天下耳目於是乎一新。如師老而得名將。疾痼而遇良醫。然後其衰者復興而盛矣。士之出不出。雖亦氣運使然。抑其人奮勵揮霍之功。能使文在人者。不墜于地也。其任今在吾友

小品文鈔卷上

頼子成乎。且就詩論之。元和偃武之後。詩風淳樸。未開宰學家而鄙粗。及元祿享保。而明風大行。其宏麗肥美。有可觀者。而詩始盛矣。其流弊摸擬緣飾。神骨消亡。而詩乃衰矣。及天明寛政間。稍覺其可厭。而未得其（有三名字臣）人。乃競新穿奇。人々自喜。（偽宋元時較後子第學傚之沽）論愈高而藝愈卑。（○緊以纖詩取勝技）陳説高而語卑。萎苶不振。以至于今（○天下之所以盛實哉）日焉。子成乃慨乎此。以曠世之才。逞雄傑之詞。体兼古今。調無唐宋。略應酬之常套。而發吟懐之蓄。念合與故於和漢偶議。論於風雅。擒縱在手。細大無遺。能使覧者。（○勃々然）壮氣憤然。扼腕切歯。欲与彼韓蘇諸公相馳逐爲故。（○陽自用其叙不平則鳴欲 ○口乎彷彿說 ○杜之詩是豈偶然哉 ○子成詩）毎一二章出。人争傳（○殺舞）寫。無脛而走千里。後進之士。往々有所擩染。而今已不安於詹々乎李之外。（人々已知愧为 ○之言頗昔之以為新奇者絶覚乎）四方探風。其必有改觀者矣。昔者存梁之委靡。有若陳拾遺。而右李杜輩出。宋季之靡之季意者

瑣屑。有若元遺山。而後楊虞輩起矣。雖有繼子成而興者。子成倡首之功。信不可掩也。子成之詩其傳予世而不可磨滅也如此。而其門人某等。欲抄其集而刊行之。必非子成之意。吾以其有関天下詩風之盛衰也。乃亦氣運盛衰之所繋也。（為）遐想其事而為之序。至於文則其功有倍於詩者。他日全集出而論之。未晩也。雖然子成豈独欲以詩文傳世者乎哉

論著

論信陵君

長野豊山

信陵之客。大抵皆奇士也。而毛公薛公最賢矣。公子之在趙也。秦攻魏急。而公子不歸。客無敢諫者。二公諫之。余觀其言。卓然出於世俗之表。宜乎公子之傾倒之也。如公子者。可謂善相士矣。獨惜失之於矦生也。夫矦生者。特齷齪閭里之俠耳。其為公子計畫者。皆所謂不義之義。惡足以為賢哉。竊魏王之符。奪晉鄙之軍。雖卻暴秦而存趙於危亡。何以償公子負魏

母里林太郎曰、抑揚有法、出於退之獲麟解、

老子猶龍説　　川北温山

顯然而潛。倏然而躍。駸駸然而冲虛。變化不測。此之謂龍。可謂神且靈也。然其肉不可食。其皮不可衣。則不如羊豕狐狸魚鼈可以食可以衣也。凡天下之物有此形象。必有此功用。苟無此功用。謂之不神不靈亦可。史稱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既而目之以龍。學者惑焉。以余觀老子。其言玄微。欲體其教。猶逐影搏風。是夫子之所以謂吾不能知也。曰然則老子優歟。曰老子能也。夫子人也。天下百年可以無龍。一日不可以無人也。推夫子之意。蓋謂龍之不可網。不可綸。不可矰。不如羊豕狐狸魚鼈之可供用也。

愈讀愈奇、

意思結構。遥出於博奕論之上、

棋説　　鹽谷賓山

棋機也。寓兵機者也。故有守有攻。有正有奇。虛虛實實。陰陽開闔。寓變化于法度之中。存紀律于縱橫之間。方其對局也。必先察彼此之情。審彊弱之勢。算定而後下子。以正合。以奇戰。餌而食之。利而誘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要險擊之。設伏陷之。犄角擒縱。離合出沒。回死乎生。轉敗乎勝。始而處女。終而脱兔。如風

如火如山岳不動為魚麗為六花為常山蛇勢整整肅肅不可犯紛紛紜紜不可亂陷死地而勝如韓信破趙出其不意如李愬襲蔡城以術誑敵如孫臏獲龐涓轉敗為勝如田單復七十餘城千態萬状出沒變幻靡有窮已蓋雖勝敗無常大抵得機者勝失機者敗機者猶如弩牙一發不回間不容髪故能知機者惟爭一著如豐太閤之趣賤嶽如平右府之襲桶峽先則制人後則為人所制一先一後勝敗係焉善知其機而後棋可為也予不解棋好觀人圍棋殆忘寢食始知爛柯之不虚恨不生于戰國間獲見良將謀士神變鬼化決機乎兩陳之間也作棋説

奇筆

隹穫説

齋藤拙堂

隹穫臺灣府志所謂鮦鰹也自古有之但脯而為梃供調蘇之用而已故名為鰹其生食之古未之聞也取而切之瑩然如紅玉脆而美足以奴視鯛鱸而僕臣細鱗也春夏之交薰風至杜鵑鳴蘿下卯花皚然如雪東人稱為隹穫之候引領望之其始上市價十數千人々爭贖恐後或典賣衣裳不惜也其見貴如此然東國置之西則否亦有遇不遇歟嗚呼自江都以前二千

除唐宋名家到我朝能與之抗住佩者有一山陽耳

餘李自京師以西三十餘國此魚之不登金楪銀盤而奴者何限然與之美則依然為膾為脯咸存於人魚何憾哉 拙堂文話載之

蚤蚊說

星野孫閒

夏之夜、蚤伺虛而出、蚊乘暗而來、使吾不能臥帖席者、或徹旦然蚊也者、唯吾不防耳、必攻之可鏖、御禦以幮、不能入也、蚤則害於吾手所不及、伏吾衣之縫、末奈之何也、嗟夫蚊之與蚤、皆害吾、而蚤之害甚於蚊、豈亦以蚊為外患、而蚤之醜類多、挾吾至近乎、然吾聞之、或者淨其衣居牀之高者、蚤亦不能為害、

鹽。而期必勝。却有以己力自斃者。請慎之。僕未知兄。
而忠告至此。敢不拜其賜。然文不如意。殆將焚筆硯。
嗚呼。今如意之於書畫。求之東西南北。無不如意。獨
僕文不如意。可歎也。雖然。方今不如意。有大於此者。
兄以為如何。

拙堂文話曰凡譯国字之文者須照原文増之不可漏亦不可此文頗近小説体然照平家物語不漏一辞筆々飛動寫得如画在原文之上矣

傳

紀那須與市事　譯平家物語　紫野栗山

既而阿波讃岐叛平氏而待源氏者。所在山洞往往
十騎二十騎相將而來歸。判官兵及三百餘。當日日
向暮。不可決勝。源平交收兵而退。海上艷裝一小舟。
望岸搖來。距岸七八段。轉而橫舳而止。源軍疑而視
焉。舟中出宮娃。年可十八九。綠衣紅袴。開純紅扇畫
旭曦者。插竿樹之船頭。向岸而招。判官召後藤實基。
問曰。彼欲何為。對曰。是應使我射也。臣意或者將軍

拙堂曰敘事簡老學左氏而克肖焉未可以游戲之作輕之也

經四十有七年春。王六月。丁戊。大雨雪。夏七月。解師伐袁。甲亥入袁。獲袁侯。戊丑用袁侯于解山。秋十月。

傳四十七年春。大雨雪。書不時也。七月解伐袁。獲袁侯。復讎也。初解子之未生也。其母適野。見袁侯在樹上食柹也。從而請一顆。袁侯怒。擇未熟者而投之中龜。甲破而卒。解子胎方盈。自闕出。匍匐横行而歸。長而好勇。善擊劍。恒努目戟手而罵曰。袁侯親讎也。我必復之。每罵未嘗不噴沫。歲峙黍以為粻。是歳大雪。無柹實。袁侯大饑。於是興師。麻石遇諸途。問將何之。

努目戟手噴沫之字使讀者絶倒瓦礫之談生美玉之光

解子曰。伐袁復讎也。所齎者何。曰黍團。為天下之最。麻石請從。許之。牛異金蟲金咸栗子亦至。謂之如初。皆從焉。壬酉圍袁。金咸與栗子宵孔壁而入。金咸匿于衾中。刺袁侯。栗子爆其爐。袁侯一夕三遷。丙丑解子親以師門焉。牛異伏于門側。麻石金蟲先登。袁侯懼。欲奔。方出門。遇牛異而滾焉。麻石下而厭之。金蟲挾之去其指。解子揮劍。三擊剄之。遂滅袁族。戊丑用袁侯。以祭其母也。

粥蕎麵者傳　　中井履軒

城西沙塲有粥蕎麪者曰泉氏善售蓄婢僮數十百人袒而磨者巾而篩者溲者梶者縷者瀹者陳器者置漿者待客者日出而作夜闌而後息吾聞蕎麵價之廉者雖善餕者不耐百錢少者其六之一而飽然而泉氏收錢日數十百緡可謂善售矣其北街亦有粥焉者亦曰泉氏諸沽乎南泉氏者過其門而弗顧久之將更業南泉氏聞之踵門而訊曰我與汝同業乎是兄弟也今汝以不售廢業不可也我且貸乎汝北泉氏謝曰雖能貸之而不售也恐弗繼南泉氏曰我能使汝售焉還命輸之錢夜則戍而收鋪有叩户求沽者輒曰戍之後沽乎北泉氏亦猶我也於是諸沽乎南泉氏者戍之後皆之北泉氏由是北泉氏不售於晝而售於夜亦富鄉鄰之聞者咸曰善哉然而南泉氏益售卒大富嗚呼泉氏市井賤人耳然能推兄弟之愛者又類乎欲達而達人者其致富蓋有以也今夫仕之駢肩於朝其祿於國者獨不有兄弟之親邪至其同職聯事益近而益相嫉曾寇讎之不若者能無愧於泉氏邪吾聞泉氏多異行者此其異之

奇絶

子厚梓人傳弇州邑末假吸吸予曾嘉其言此篇露出正意之妙簡切可愛

而其言愈可味。吁蹲鴟子之才。而為人所賤。天也耶。江戸有孔陽氏者。獨與予同其好。来謁予曰。掲埋彰没。史家之事也。子盍記蹲鴟子之事。規世之耳食者。予於是乎作蹲鴟子傳。

烈幼女阿富傳

森田節齋

浪華之市戸不下十萬。而其間幼蒙旌賞者。向有義童。頃有烈幼女。義童以身殉主。距今不遠。而人不記其姓名者。無由傳焉也。烈幼女之事。及今不記。余恐數十年後人或逸其姓名。故為之傳。女名冨。家在内久寶寺街。僦人屋。以鬻紙為業。父早歿。遺孤四。女其第二子也。一夜賊數人突入。舉家皆逃。獨女與長兄仁三郎及弟吉藏在。賊捉刄刼兄。問財所在。時女甫十歳。以身蔽弟。出所蓄星金。乞贖兄。賊怒。刀背連撃女。女委身刀下曰。殺兒赦兄。無兒如家何。辭氣悽惋。賊相顧感嘆引去。後賊被捕自招。市尹召女及兄。親問其状。大賞之。具状以聞大府。大府賜銀十錠旌之。實嘉永元年七月十九日也。距遇賊之日。一百有餘日。森田子曰。烈幼女之事。傳聞多異同。余使人親聽其

家。記之如此至義童。則余將搜索他日傳焉。

後浪華富人炭屋彦兵衛者聞之養幼孝云

近世名家小品文鈔卷之下

東京　土屋榮　編

題跋

題訪戴圖　中井履軒

予觀此畫也。詩興勃勃而起。於是掃几滴露。研鳳膠。含兔毫。徘徊久之。乃卷而還之。謝曰。興盡矣。何必題句。

題五松軒詩後　紫野栗山

積雨連日。晩間無聊。偶然訪三上老丈人。丈人欣然

B 23475
000432422 4

世以豪逸雋邁自喜者。多假登嶽以買奇焉。其實皆罷軟羸病。非有躋勝之具。強作氣勢。以自勉已。是以及至乎險絶艱危之間。則困頓眩惑扶人。而後纔能移身云。其於景物恐不暇詳焉。故其所紀。人人異言。皆不足信也。水藩大場君祺甫。風流健逸。既有勝情。又有勝具。留宿山中數日。優游於幽奇絶嶺之間。綽有餘閑。一一探討。就成圖記。其言皆井然有次第。可信也。借覽十餘日。書此以還之。

題爛柯圖

古賀精里

余少暇晷。加以疏懶。興来對局。不能凝思。即使勉強竭慮。瞻前顧後。誤著益多。其看入品以上碁。亦不耐煩。必欠伸退去。世之拙碁皆然。非獨余也。因怪樵夫觀仙奕。不覺其久。豈深曉碁理而然邪。抑仙手亦不甚高。聲如急霰。手如插秧。勝敗倏忽。以致樵夫忘歸也。果爾則比柯之爛。不知幾千萬局。恰好余敵手也。然恐天上無有如此頑仙。故知此談攙出於古人狡獪。設以警人耳。癸酉三月。精里戲題於歸臥亭。爲舩橋碁伯。

斉藤謙曰明周忱題観奕図云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観之至于爛其斧柯宜所謂力嗇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郷黨咸非其旧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尽伊尹耻之以感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此事耶神仙耻亦未仁矣其言太虚以伊尹責神仙未免不倫也今先生以笑話軽々道破爛柯之妄自見矣是小品中最佳而有関係者孰謂東人之文不若西土哉（拙堂文話）

贊曰鍾白古雅篇古
厭然其中節附心
先讀我心

群盲擁鼎而立。有握鉉為弓者。有撫腹為鐘者。有抱足為柱者。有執耳為盤者。均之不見全鼎。而喧譁不已。有一老盲。徧摩深察。傲然喩群盲曰。某所握者鉉也。某所撫者腹也。某足也。某耳也。此之謂鼎云。衆咸服焉。一盲曰。已得聞其名。請問其用如何。老盲不能荅。由識者觀之。則執一端者誠陋矣。乃舉全體而語其名。不知其所以用。則亦不為得焉。嗚呼。聖人不再興。吾人之為經也。不為群盲者幾希矣。經術之難奚翅古器之比哉。

題阿萬德夫文藁

鹽谷宕陰

文藝華也。器識實也。冨乎藝而淺乎識。譬則御帶花也。深乎識而不足乎藝。譬則映日果也。其識與藝並高者。僅可以桃李梨梅喩焉耳。篤夫之學於東。人以氷澗之梅品之。別離十餘年。得斯卷讀之。其華益韡。其實益美。譬猶告老歸鄉。觀丘園之樹。昔踰墻者今則蔚然出屋數丈矣。丙午蒲月。

題妍醜一覽 記大石内藏助大野九郎兵衛事

鹽谷宕陰

吾目無涕。但聽忠孝節烈之事。輒泣矣。幼時從家慈

拭手耶奪之去。于時安政彊圉大荒落之建酉月也。

題瀑布圖　安井息軒

剨然拋於巖樹。搖草靡。紅驚緑翻。覺衝激震撼鳴動四壁。石上對酌者三人。仰顧指點。笑容可掬。不問知其為青蓮輩也。幅無款識。然徵之紙與墨。蓋亦數百年之物。噫孰作此尤物。使予得一洗塵喧。而悠然臥匡廬之中也。

跋大統歌　鹽谷簣山

悠悠下上三千載。歷代帝號。一一諳記。無有差誤。雖

老師宿儒。亦猶難焉。今韻以排之。節以謂之。髫齔之兒。朝吟夕誦。朗朗諷詠。不出於旬月。而皆得能上口。豈不韙乎。若夫三字之經。四字之訓。其言美其義盡矣。然而朝秦暮漢。南宋北魏。不關係於我事。則童蒙之學。宜先此而後彼焉耳。矧治亂興廢之跡。制度文物之類。亦可畧得而知。則其益於童蒙。奚翅歷代帝號而已哉。嘉永甲寅弟誠識。

書誠敬二大字後　室鳩巢

何謂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謂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何以存誠、加好好色、加惡惡臭、何以持敬、戒愼不睹、恐懼不聞、

贊銘

陶靖節畫贊

柴野栗山

此雖兒童望而知其為先生者。以菊焉而已。能知先生者。端冕搢笏。謂之先生可也。介冑荷戈。謂之先生。可也。若必以菊。以柳。以無絃之琴。而後謂之先生。則是兒童之見也。又必欲去菊與柳與無絃之琴。而後謂之先生。則癡人說夢矣。善哉先儒朱晦翁。斷以春秋之法。曰晉徵士陶潛。

采菊植柳。有琴無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楠廷尉贊　　佐藤一齋

南柯卜夢。非羆非熊。爰歆王氣。萬夫之雄。帷籌廟謨。丹誠至忠。斃而後已。蹇蹇匪躬。諸葛逝矣。誰繼遺風。嗟吾日域。唯有楠公。

武將贊三十首　録四　　頼山陽

太公

處則釣竿。出則白旄。於公无意。唯其所遭。

孫臏

擣虛批亢。一生要謀。雖喪此足。終得彼頭。

韓信

囊沙背水。治衆如寡。屈於胯間。伸於天下。

岳飛

運用之妙。存於一心。唯此兩言。超出古今。

襄在江戸昌平學。諸友試余以線香一炷。作四言三十首。其題則掄漢土將帥充之。今襄年二十八。偶視此稿。屈指則歴十年矣。追思往遊。爲之愴然。所以不愧其淺易而録之也。

竹林七賢贊　　鹽谷宕陰

僅々十六字有使子慚愧不止者也

此物何可負此時此時何可無此物。

硯蓋銘為月岡子宗　佐藤一齋

語言或諐猶無形迹簡牘不慎追悔叵革。

書室銘　古賀洞庵

衡門之下一畝之宮甕牖釆椽不雕不甓上足蔽日旁足防風吾身可安吾膝可容黄巻縹帙牛汗棟充下自輓近以遡犧熊傈然一身兀坐其中左右漁獵如脈望蟲螢雪鑽研不止三冬書中有富仁熟義豊書中有貴天爵之隆不羨文繡令聞在躬不願大牢道腴積胸誰謂室陋其樂靡窮廣厦千間瑤臺九重將以易此之死不從聊書坐隅詒後之侗

拙堂曰此論書矣亦可以論文也

扇贊　明　方正學

大火流金天地為爐汝於是時伊周大儒北風其涼雨雪載途汝於是時夷齊餓夫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贊岳元章臨智永草千文　岳珂

永之法妍以婉章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祖裼不澆夜戸不啓善學柳

塩谷宕陰曰、讀之有味

下惠、莫如魯男子

太公望贊　星野好問

馬首之諫、鷹揚之師、君商者是耶、宗周者是耶、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豈可是非之、臧否乎、益宜舉牧野之旗、而不宜采首陽之薇者。君之手。宜唱西山之歌、而不宜成周之粟。彼之口。

碑

三口橋碑　安積良齋

上總大瀧城南。有川曰三口川。此地當總房孔道。往来者咸出焉。平時水清淺。可掲衣而渉。暴雨一至。輒驟漲。奔流迅激如雷。勢不可航。行旅為之淹滞。土人亦有墊溺之虞。大瀧賈人與兵衛憂之。乃與衆胥謀。疊石于岸。立柱于水。亘梁比版。締造堅緻。廣五尺。長二十五丈。又列杙於橋外。以防浮楂。経始於文政六年六月。至九月乃成。蜒蜒如虹霓之卧。雖霖潦怒漲

大源菴。明年冬。余提家赴幕辟于東都。孤墳無主。恐他日蕪没於寒原衰草中。粗書其生卒如此。

久保桑閑翁墓表　　柴野碧海

東讃三木郡古高松邑。有隱君子久保桑閑翁諱方穀者。專右衛門君諱宜彥之子。佐渡守某十世之孫。天明二年十月七日以病卒。享年七十有三。娶池戸邑松原氏。生五男五女。伯方堅與季方亮。皆以醫著。伯仕季處。皆能世其家。季嘗請先君表翁墓。未及作而先君没。於是使升記之。翁之卒。距今三十年。升時十許歲。唯記其鬚而可畏耳。他不能得而知也。翁者蓋磊落奇偉之人矣。先君知之而不及作。升作之而不及知。不及作與不及知。豈非所以致古者賢人君子豪傑之士。光明俊偉非常之蹟。湮没不聞乎。余於是乎。有深慨矣。

山路延太郎墓表　　森田節齋

延太郎。備後豪族山路伯美嫡子也。母桑田氏生而嶷岐如成人。父嘗欲改作其門。毀之。兒驚而止之。涕泣不已。告之故。則大喜。余曰。此兒必大其門矣。父

授二十四孝賛。輙能誦之。或以菓誘之。不肯。曰。兒欲
歌隊隊於君前耳。時國侯有巡視枉駕之命。而隊隊
者。大舜贊首二字也。余曰。此兒必嘗公賞矣。既而臥
病。遂不起。嗚呼余老矣。顧不及見大其門。獨欲見其
嘗公賞。而今表其墓。悲哉。兒年六歳以安政五年三
月廿七日夭。葬於念佛院先塋之側。八月上澣。森田
益撰。

祭文

祭石丈山文

柴野栗山

進而厲義勇於三軍。退激高風於百代。其生而軒昂
峥嶸。百練不砕。其死豈其霧散電滅澌盡而水逝乎。
意其高潔昭昭者。不騎星辰入天門。並日月而永存。
則將其英毅剛果之氣。聳為山岳。畜為洞壑。發為雷
霆風雨。攝百鬼役彪虎。以威福于此土乎。不然。其文
采煥散絪縕醲郁。為霜露為煙霞。為風水之聲為草
木之英華。徘徊眷戀乎此土而不去。以娯遊者。日與

龍吟　松嵜慊堂

越人保科士藏。語余府下一席匠執業某寺門。有小蛇。縁門柱而上。身據斗拱。奮尾旋旋然。聲如麥蛩鳴。漸大且疾。清警穿耳。有氣如烟非烟。微風從至。須臾雲霧奔迫。晦冥。雨迅電激。震雷裂地而去。嘻是龍吟也。異哉龍吟。不以口而以尾耶。語曰。龍非得尺木不能致雲雨。龍鱗蟲之至靈者。亦必有所馮依而起。然則士之有抱負而困於泥土者。其洵可悲夫。

食喩　篠崎小竹

小竹曰。名言可以喩浩然之氣矣。可以喩万物之承矣。又曰子德之文求出從樸實處々驚人讃嘆之餘

味之美者。其香必芳。嗅其芳。嚼其美。両者兼焉。而食之美盡矣。味與香。其可偏廢哉。然美之可嚼者實。而芳之可嗅者虚。人重其實。而略其虚。所以知味者鮮也。藝之有文。詩猶經之有禮樂。禮之味美。而其芳在樂。文之味美。而其芳在詩。學者或曰。君子禮而已。何以樂為。文而已。何以詩為。非鼻䶎之人乎。

水喩　齋藤竹堂

莫非水也。一杯之水。與江海之水。無異。故在杯則吾知其為盃水。投諸江海。則見江海之水耳。欲復求杯

殆生嫉心、猶醜人視美人、而自羞其醜也、其末篇水喩曰君子水也、小人油也、油固可不容乎水、水於与水同類、而或反眼相忌、曰彼一杯水也、我江海之水也、忘其為同類、而与油視之、不知油之笑於後也、閑至於是、妬心頓消而相愛之心更深矣、韓子所謂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従而師之、余於子徳得之、而沢之益、不特文辞也、弘化乙巳青月書於有馬温泉之客舎、

水而不得有曰油者。猶之水也。而注一點油于水中。汎汎然若舟之在河。經數日而未嘗成混也。蓋二者同其形而異其性。故不相容也如此。噫是可取以喩人矣。夫圓顱而横目。皆人也。然其心則君子小人分焉。君子有寛裕。有强毅。有狷介。和厚之不同。而其與小人居。則必君子與君子相合。而偕拒小人者。其性則然也。然則君子之性水也。小人之性油也。油之不見容于水固宜也。而今水之與水。或反眼相視曰。彼一杯水也。我也江海之水也。彼安及我耶。將且忘其與己同類。而以油視之。不知油之笑於後也。吾故為説。以戒天下為水者。

明治十年五月十六日版權免許

編輯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土屋榮
第四大區六小區
龍岡町三番地

發兌　東京府平民　篠崎才助
第一大區六小區
下槙町七番地